

親歷紀實——

西安事變被擄之回憶（上）

· 龔穎澄遺作，龔望整理 ·

西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筆者與其父親均使用西元記事，故以下年制同），日寇佔領東三省，全民憤慨，一致要求停止內戰並對日宣戰，蔣介石委員長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繼續進行剿共的政策；同時日軍又將其侵略魔爪伸向綏遠、蒙古等地區，欲阻斷中華民國西北對外交



蔣委員長認為「攘外必先安內」，卻遭逢西安事變，以致中共日後坐大。

通，而制定了滿蒙政策，並扶植蒙奸德王和李守信，成立蒙古軍政府，任命王英組成「蒙古西北防共自治軍」和「大漢義軍」，是為日寇侵華戰爭服務的傀儡軍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德王向時任綏遠省主席兼三十五軍軍長的傅作義發出通電，要傅撤除百靈廟以南的一切軍事設施。十一月八日，日寇命漢奸王英為敵前總指揮，進犯綏遠。傅忍無可忍，決心一戰，鏟除日寇在綏遠的立足之地，在百靈廟一役大勝日軍。此一戰役振奮了中國軍民抗日士氣，當時的國府也認為民氣可用，把空軍大部分主力戰鬥部隊由洛陽調往西安、固原和蘭州，就近不但可以繼續剿共，還可隨時對東北的日軍進行必要之打擊。但百靈廟之役也造成張學良更加堅定要求蔣委員長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決心，家父（龔穎澄）時任空軍第九大隊副大隊長，隨部隊到了西安。

一九三七年二月，家父寫了一篇〈雙十二事變回憶錄〉，記在他的《

隊中筆記》中。家父當時為一位中階飛行員，是一個命令執行者，而非位居上位能運籌帷幄的號令者；因此，這篇紀錄與其他諸多已面世的有關事變的報導；而從一個小飛官身上，以不同的角度進一步瞭解西安事變的點點滴滴，現特將之整理、加註，並記載下來。

（以下開始為龔穎澄老師撰述紀錄）

百靈廟的收復，待命洛陽的空軍，雖然枕戈待旦，準備一洗九一八之恥，為民族復興犧牲，但因為戰事緩和，我駐洛陽一部分空軍轉移當初攘外的工作（註一），開到蘭州和西安，除了準備抗日外，也可加強剿匪的力道，可謂一舉兩得。同時駐洛陽空軍部隊太多，訓練不易，因此我第九大隊於十二月一日移防到了西安。

西安是古代的長安，名勝古蹟很多，華清池在臨潼縣驪山山麓，為一有名的溫泉旅館，現由中國旅行社接管，離長安約六十公里，嗣因委座為便於就近指揮，將其全部承包，作為臨時行轅。十二月二日，在大雪紛飛中，余會同毛瀛初分隊長和陳嘉尚兄（註二）前往參勘；山上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谷，漢白玉的老母殿及秦始皇陵，當年的貴妃池現供委座沐浴之用，渭河橫貫於前，隴海鐵路蜿蜒其

中，長安隱約可見，實為一旅遊勝地。當天張學良坐了我隊的雪機（註三）飛到洛陽晉謁委員長，八日隨委座來到臨潼。

我等初抵西安幾天，市面非常寧靜，毫無異狀，但八日以後，西安市面標語日多，如「停止內戰」、「槍口對外」、「收復失地」等，學生的遊行示威請願增加，雖然請什麼願我們無從得知，但氣氛確實比較緊張，可是誰也不會想到，張學良會來這麼一手把戲——劫持蔣委員長！

十二日清晨在睡夢中，我被遠處傳來稀稀落落的槍聲驚醒，不久槍聲緊密，一聽就知道是機槍聲，睡在我隔壁的楊參謀立即起身查看，但門外已被楊虎城的警備第二旅看守，出不了門，我們立刻知道事情不妙，負責守衛的一〇五師，換成了楊虎城的部隊，大隊長（註四）說：「難道是張、楊內訌火拼？」此一說是有道理的，因為張、楊貌合神離，互不相容早有耳聞，大家不免開始為張擔憂。此時天色大亮，宿舍外看守我們的一個營長向大家宣布集合，他的旅長要向我们說話。毫無抵抗的我們只有乖乖聽話，把全大隊的人集合起來，看守的衛兵，各個刀出鞘，拿著槍把我們押入他們的旅部，回首看到我們的飛

機，每一架都由兩個士兵拿著槍看守著。

我們被帶入他們第四團第六連的士兵宿舍，裡面東西兩張大炕，每張可睡十人，南面一張小炕，可能是供排長用的，牆上掛著幾十個水壺和雨傘，我們七、八十人就擠在這小屋裡，靜候他們的旅長來訓話。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不見人來，催請了三、四次，都不得要領，而回答都是：「旅長昨晚外出未歸」。退而求其次，我們問他們的團長或營長呢？也回答外出未歸，沒辦法，只有繼續乾等。十時許，天空忽然傳來機聲，一架諾機（Northrop）來到上空，轉了一圈向西而去；不多時又來了一架達機（Douglas），機號四〇一，一看就知道是從固原來的，望著它悠閒的轉了一圈，並且開始下降，大家心急如焚，希望它不要自投羅網，但空急又有何用？

約莫過了十分鐘，李懷民（註五）被幾個士兵押進了我們的宿舍。接著，安家駒（註六）也從蘭州飛來，毫不客氣的被帶來和我們關在一起。不久天空又來了兩隊諾機和兩隊霍機（Curtis Hawk），顯然是來示威的，我們十分驚異，洛陽的消息真快，心想委座定已脫險離開了臨潼，並且

知道此地兵變，我等被困，因而派許多飛機前來示威。其實事後方知，是張學良通電在洛陽一東北系的砲兵旅長，命他看管飛機，控制銀行和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但該旅長感覺事不尋常，不但未遵守命令，反將電報轉交分校主任祝紹周（註七），洛陽才能如此迅速的派出飛機前來示威。

時間已過正午，示威的飛機早已遠去，外面情況一無所知，但大家已飢腸轆轆，部分人員暗地裡請該旅的



張學良（左）與楊虎城（右）發動西安事變，讓瀕臨潰敗的中共獲得喘息，卻也埋下國家深遠隱患。

衛兵買燒餅油條來充飢，大概後來旅部得知，不一會兒，抬進來很多饅頭和鹹菜招待我們這批「嘉賓」。下午二時，同學曾廣平和朱寶仁兩位還帶著一位政訓處長也飛到此地，當然也毫不客氣的被帶到我們的拘留地，詢問之下相對愕然，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天漸漸地黑了，還好旅部將晚飯準時送到，沒有挨餓，但真相仍然不知，大家開始感到事態嚴重，決非一般兵變。六時許，旅部的參謀長出現，召集我們全體空軍人員，計有第四、五、九、十三和十五等五隊及指揮部的全體官兵訓話，謂之：「此次兵諫完全針對中央，委座今晨六時已被



龔老師志在救國，民國十六年考入黃埔軍校六期交通科，其後入學航空隊，被定位為空軍官校第一期畢業生。

請到城內，憲兵已被繳械」，怪不得清晨看到好多士兵每人都背著好幾把長槍；知道委座並未脫險，大家悲憤莫名，聽他解釋：「此次兵諫目的，是要蔣委員長停止內戰，槍口一致朝外，蔣先生仍然是我們的領袖，中國的救星，中國共產黨已非以前的共黨，大家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兵諫是為蔣先生好，不要讓他成為民族罪人」，並提出「救亡八大主張」等等。其實張學良為了地盤私心，接受赤匪煽動，借抗日之名行兵諫之實，讓本已奄奄一息的共黨，乘勢坐大，今後剿匪將更加困難矣！

事變真相大致明瞭，但我們六、七百人何處安宿？天寒地凍，總不能叫我們站在露天的廣場上啊！機場已不能回，行李也都在機場，旅部裡不願住，結果大家往指揮部擠，辦公室、廚房，凡是能住的都擠滿了，我和十三隊隊長李逸儕擠在一起，勉強過了一夜，但神經緊張，無法合眼。

大家都知道，楊虎城及其部隊原是土匪出身，紀律特壞，聽說第四隊和第五隊都吃過他們的虧，指揮部圍牆甚矮，要翻牆輕而易舉，半夜聽到看守衛兵喝聲數起，「再過來就開槍」的警告，也有兩、三次，一夜無事，要感謝衛兵盡忠職守的精神。

第二天早上十時許，綏靖公署派了一位參謀處長王某和綏靖署汽車廠廠長夏述虞兩人前來慰問，王某把張學良兵諫的用心良苦又講了一次，最後說委員長現居新城大樓，一切安好。下午三時，送來一卡車的慰問品，有紹興酒、各種飲料、罐頭和點心堆滿了一地。我們幾個隊長商量後，將其平分九份，因為有九個空軍單位被困在西安。站在土城上看守我們的衛兵一定很羨慕，覺得這些被俘虜的空軍還能有如此好的待遇，其實他們哪能體會我們失去自由的焦慮和不安，我們是寧願什麼都不要，只要立刻放我們飛走！

從軍已八載，可說無役不與，雖然沒有長時間停留陣前，但也不時在大前線往返，今次正式到前線準備作戰，竟然因為張、楊兩人作亂，成了他們的俘虜。以前自由自在不覺什麼，一旦失去自由，才體會到自由之可貴，好在張、楊對我們還算禮遇，在院子裏可以隨便走動，只是不能外出。十四日開始下雪，警備第二旅不時派人來問有何需要，還送來幾袋煤給我們取暖，一天三餐我第九大隊向飯店承包，按時送到，但桌椅有限，只能亂七八糟地蹲在地上用餐，其他幾隊每日派三人進城採購，倒也沒有餓

到肚子。這幾天飛機不時的在我們上空衝場示威，知道機上的飛行員都是我們朝夕相處的學弟或學生，內心產生無比的親切和希望，但飛機一走，大家又感到空虛和惆悵，以前自己每天也能上天空，不覺有什麼稀奇，現在看到他們高來高去（能在空中自由飛行），真是羨慕不已。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雪還下著，十分無聊的看著外面的雪花，忽然想起在機場有一臺收音機留在那裡，看守的衛兵可以隨時進出，便委託一位守衛以拿行李為名，將收音機給帶了進來，每到深夜就可收聽南京中央廣播電臺的消息，成為我們最大的精神糧食。之前在西安報章雜誌上看到的各種奇怪的宣傳報導，如西北抗日聯軍臨時委員會，張、楊的正、副委員長已被改為正、副主任委員，清算蔣委員長的罪狀和痛罵何應欽部長喪心病狂的言論每天不斷，但從未看到來自各界反應的報導。現在對照收音機裏的消息，就使張、楊現了原形，我們慶幸中央未因委座被拘而亂了方寸，討逆的命令及各路軍隊集中潼關等消息令人振奮，每人都希望討逆軍趕快打過來，消滅這批叛逆，卻沒人考慮，若真開戰，我等豈有活命的希望！

連下了幾天雪，而這幾天綏靖署也沒閒著，不時派人來慰問，名之慰問，實則是分化統戰，先來了一位名張則善的人，此人自稱是東北航空界的，認識很多東北人士，他以各個擊破方式為手段，借張副司令之名，騙了二位參謀進城，然後又想邀我們幾個隊長進城，但我們早有商量，團結一致，不為所動，幾次邀請我們進城吃飯，都被拒絕。不得已，改變戰法，以金錢誘惑。

一日，帶來五千塊錢，說是張副司令惦念我們的辛勞，特別送慰問金分給大家，本想拒絕，但轉念一想，我們不要的話，可能便宜了這傢伙（暗指款遭慰問者私吞），不拿白不拿，就老實不客氣的收下了。結果見我們還是不動如山，便又用張副司令的名義，調指揮部不易保護，不安全，已在城裏覓一旅館，要我們全體飛行人員搬到城裏去，鑑於指揮部確實擁擠不堪，既然是集體行動，因此大家同意於廿一日遷入了花園飯店。

遷入第二天，他竟然宣布成立一個航空組，下轄一指揮部，要把我們分成兩個大隊，並自命組長，我們冷眼旁觀看他表演，突然傳來張學良護送委員長到了南京的消息，我們一哄而散，紛紛駕機南歸，他的美夢戛然而止，此後再也沒有看到此人，是為第一個「夢」先生。

而止，此後再也沒有看到此人，是為第一個「夢」先生。

第二位是一〇五師的參謀處長吳錫凱，他也和東北航空界有淵源，在固原和我空軍第五大隊混得很熟。事變後沒幾天，從固原飛來，想乘機混個空軍司令幹，但被第一個「夢」先生捷足先登，在西安混了幾天沒搞頭，就飛返固原帶領十幾架飛機飛到平涼，結果半途飛掉一大半，幾架飛到平涼的是因為後座有他的人監視而無法改變航線，官夢就此破滅，是為第二個「夢」先生。（未完待續）

註一：此證明蔣委員長早有抗日的決心。

決心。

註二：毛瀛初來臺曾任民航局長，陳嘉尚是家父空軍同學，八二三

砲戰時期的空軍總司令。

註三：Shrike A-12攻擊機。

註四：家父意指劉超然大隊長。

註五：李懷民先生為廣東空軍出身，在岡山時是我家的鄰居，曾任警備副總司令。

註六：安家駒先生是家父的同學，一九四〇年六月於武漢空戰中殉職。

註七：祝紹周先生是革命元老，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派任陝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